

传统与现实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孙振玉 ◆ 著



民族出版社

传统与现实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孙振玉 著

民族出版社

1990年11月1日

责任编辑：杨青

装帧设计：刘家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孙振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9

ISBN 7-105-04617-1

I. 传… II. 孙… III. ①伊斯兰教－概况－土耳其 ②穆斯林－概况－土耳其 IV. B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5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若龙工作室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9.80 元

目 录

上篇 伊斯兰教

第一章 历史：世俗化与伊斯兰

宗教传统 (2)

- 一 奥斯曼帝国后期世俗化进程
及其成就 1808—1922 年 (3)
- 二 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时期世俗国家
的建立 1923—1950 年 (13)
- 三 多党制共和国时期世俗国家的巩固与
“伊斯兰复兴”问题：1950—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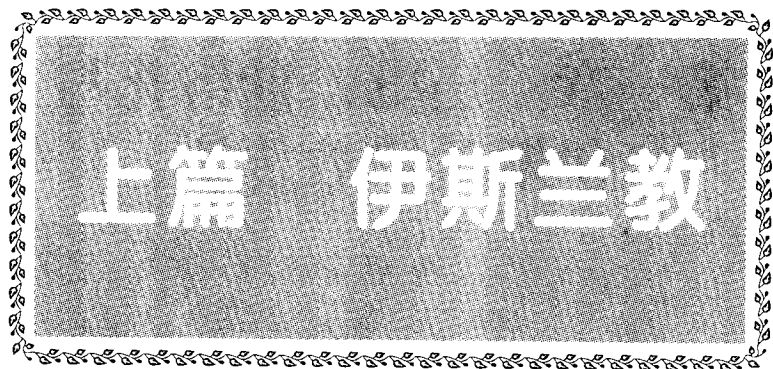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教派：逊尼派伊斯兰教 (36)

- 一 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逊尼派
伊斯兰教 (36)
- 二 世俗共和国政教分离体制下的
逊尼派伊斯兰教 (44)

第三章 教派：什叶派	
伊斯兰教 (Alevi)	(54)
第四章 教派：苏非派伊斯兰教	(66)
一 苏非派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发展过程 及社会地位与影响	(66)
二 土耳其苏非派伊斯兰教 的各主要教团	(83)
第五章 教育：土耳其伊斯兰教育传统、 改革与现状	(103)
一 土耳其伊斯兰教育传统与改革	(103)
二 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教育 的几种主要形式	(116)
第六章 政党：土耳其多党派民主政治 与伊斯兰政党	(128)
一 伊斯兰政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及其社会背景与原因	(128)
二 伊斯兰政党的存在现状及其评价	(137)
第七章 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149)
一 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成 与发展背景及过程	(150)
二 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形态	(154)
三 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实践特征	(158)
四 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	(163)

下篇 穆斯林

第八章 土耳其世俗共和国中的穆斯林	(168)
一 穆斯林整体构成的多元特征	(169)
二 穆斯林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176)
第九章 穆斯林妇女	(189)
一 历史变迁中的穆斯林妇女 及其女权运动	(190)
二 父权制背景下的穆斯林妇女 及其婚姻家庭问题	(207)
第十章 穆斯林知识分子	(228)
第十一章 土耳其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库尔德民族	(245)
一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概况 及其社会地位	(246)
二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 及其发展前景	(257)
后记	(271)



第一章 历史：世俗化与伊斯兰宗教传统

约 从18世纪末叶开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挽回其衰落之势，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地走上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发展道路，这对随后世俗化的出现与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史及共和国史的发展实际看，这一“世俗化”的含义，应是指通过不断推行历史改革，在国家政治、法律、教育以及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逐渐削弱和摆脱宗教（伊斯兰教）的控制与影响，乃至最终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国家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连同其他历史过程，深刻地改变着土耳其的社会历史面貌，极大地影响着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必然伴随着伊斯兰教的某种反世俗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运动的过程，其结果，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必使其自身体现出一种受过程性质严格规定的宗教发展传统，因而决定了当今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存

在状况与发展方式。本章的重点是分析土耳其世俗化的具体过程及内容，并试图说明它对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传统影响的性质与程度。

一、奥斯曼帝国后期世俗化进程及其成就：1808－1922 年

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支柱之一。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当这个帝国开始进行现代化与西方化建设的时候，为什么世俗化也似乎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了呢？这当然可能与受到法国大革命“政教分离”的革命实践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内在的，这就是伊斯兰教作为帝国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甚至成了阻碍西方化与现代化发展的保守因素，因此，受到改革浪潮的不断冲击也就成了势在必然的了。

世俗化开始之前的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

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叶，奥斯曼土耳其的社会发展已明显落后于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1768－1774 年与 1787－1792 年两次俄土战争的失败，使它更加感到了俄罗斯的威胁。正是在其国际政治地位受到削弱的时候，苏丹赛里姆（Selim）三世（1789－1807 年）推行了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即所谓的“Nizam-i Cedid”（“新秩序”）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军事方面，一个基本精神在于引入西方思想，为此，他邀请了一些外国军官其中大多是法国军官当教官或顾问，并首次建立了帝国常住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使馆。在新的军事训练与教育体系方面，他还按现代化原则改造或重建了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与学校，以及陆海军工程学校。无论这些改革的命运和成绩如何，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以后的改革确立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的最大标志是它的最高统治者集苏丹与哈里发的双重身份于一身，这就是说，他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世俗领袖，他还是“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因此号称是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不过，要想理解伊斯兰教在帝国中的地位与影响的话，仅注意到这一最大标志还不够，因为它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

奥斯曼帝国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正统伊斯兰教不仅以哈里发为其最高精神领袖，它还以被称之为“乌来玛”（ulema）的这一社会群体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乌来玛主要是伊斯兰高等宗教教育即“麦德来赛”（medrese）教育的产物。他们拥有较系统的教法与宗教知识，毕业后可在清真寺、宗教学校、法庭以及帝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因此是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宗教文化传统能得以长期发展延续的主要社会依靠之一。

代表“安拉”旨意的伊斯兰教法（Seriat）在奥斯曼帝国中拥有着国家“根本法”的法律地位，代表苏丹旨意的法令（Kanūn）从理论上讲必须与伊斯兰教法保持一致。后者的解释、核准与司法权就掌握在乌来玛手中。各级法庭的法官（Kadı）直接地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帝国统治机构中占有着显然很重要的地位。穆夫提（müfütü）行使着教法解释（iftā）职能，所发布的教法解释文书（fetva）不仅在一般教法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它还曾以其特殊的方式干预过社会政治变革。作为最高穆夫提的“伊斯兰教长”（Seyhul - İslām）的作用更是超出了宗教范畴，不仅与帝国制定宗教政策有关，针对一些重要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或社会事务，都可行使其最高教法解释权，因此，他可同帝国宰相（sadrazam）一样，直接分享苏丹的部分主权。

尽管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是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的，乌来

玛也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组成人员，但是，它对于帝国统治仍能发挥某种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述是难令人怀疑的，何况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伊斯兰教如苏非派与什叶派伊斯兰教，更有独立于帝国管制的发展趋势。总之，作为传统的伊斯兰教，它必然会或迟早会受到帝国内已经开始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冲击，同时，它也必然会对这一冲击做出强烈的反应。事实上，苏丹赛里姆三世在1807年被废黜的法律依据，就是伊斯兰教长（Seyhul - Islâm）发布的 fetva，这个法律文告宣布苏丹的改革与伊斯兰教法是不相容的。^①

苏丹穆赫马提二世与世俗化热身改革：1808 - 1839 年

严格说来，苏丹穆赫马提（Muhmat）二世在位期间（1808 - 1839 年）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还没有真正开始，不过，他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却向这一方向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苏丹穆赫马提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使帝国统治机构理性化、现代化这一目标进行的。1826 年，他终于解散了 Yeniceri 这支旧式的军事武装，搬掉了通往改革路上的一块很大的障碍。之后，在 30 年代，他又按照职责与权利分工的原则，改造了旧的官僚体制。在废除帝国宰相（Sadrazam）并代之以首席大臣（başvekil）的基础上，在苏丹之下设立了行政（以首席大臣为首）、军事（以总司令 Serasker 为首）与宗教（以伊斯兰教长 Seyhul - Islâm 为首）三大平行机构。由于原来由帝国宰相统管的各级法庭在改组后划在了宗教机构中，这样，宗教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帝国的司法系统。在这三大平行机构之外，苏丹还设立了若干行使某种立法职能的顾问机构。在有关顾问机构的协助下，苏丹在 1838 年颁布了若干旨在规定政

^①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土耳其：一部现代史》)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 1994), P27.

府官员与法官职责，以及对其玩忽职守起诉程序的法规。有研究者称其中有关法官的法规的颁布是“标志限制伊斯兰教法领域的第一步。”^①

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苏丹的做法是，在不触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体系的前提下，另创建一并行的世俗教育体系。不仅如此，为了不招致宗教人士的反対，他拟议中的世俗基础教育还避开了小学（mekteb）阶段，只是为部分毕业后有可能到政府部门中任职的 Mekteb 小学毕业生开设了专门学校，在其中讲授阿拉伯语、法语、地理、历史、政治、数学等课程。后来在 40 年代初建立的 Rüşdiye（青少年）学校基本上与此是同一类性质的学校。以前曾建立过的一些与军事系统有关的职业技术学校，这一时期也有所恢复或巩固。

苏丹穆赫马提二世的改革引入了现代分工原理，这有利于明确和限制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使在减少宗教阻力的前提下，在宗教系统外实施世俗化的现代改革成为可行，这一策略在以后的世俗化进程中基本上被帝国的改革家们保留了下来。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苏丹的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如教育与法律方面，已经开始在侵蚀伊斯兰教的领地，只是还不足具威胁性而已。

唐兹马提与第一次世俗化高潮：1839 - 1876 年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史上，从 1839 至 1876 年为唐兹马提（Tanzimat：改革）时代，推动这次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有穆斯塔法·莱施提（Mustafa Resit，卒于 1858 年）和他的两位弟子迈

①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发展》)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P99.

赫买提·埃明·阿里 (Mehmet Emin Ali, 卒于 1871 年)^① 与凯切吉札德·迈赫马提·福阿提 (Kececiade Mehmet Fuat, 卒于 1869 年), 以及出身于乌来玛的埃赫马提·杰乌德提 (Ahmet Cevdet, 卒于 1895 年)。唐兹马提改革是苏丹穆赫马提改革的继续, 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现代化与西方化改革中一个极富成果的时代, 它在进一步完善帝国政府分工体制与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还在法律与教育方面, 在伊斯兰宗教体系之外, 基本上完成了与之并行的世俗化体系的建立, 因此掀起了帝国史上的第一次世俗化改革的高潮。

在该时代, 苏丹大权旁落, 基本上由以帝国宰相 (grand vezir) 为首的帝国政府在推动着各项改革运动的进展。与此同时, 西方列强通过外交途径也开始直接来干涉帝国内政, 这对其世俗化的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兹马提时代世俗化进程最明显的突破在于各类法典的编纂与世俗法庭的建立。在法典编纂方面, 有 1850 年和 1860 年 (一说为 1861 年) 以法国商法为蓝本编纂的两部商业法典, 有 1861 年商业法庭程序法及 1863 年海上贸易法。这些旨在处理奥斯曼与外国商人之间案件的法典均是世俗性的, 有关程序法还允许非穆斯林出庭指证穆斯林。在刑事立法方面, 尽管对伊斯兰教法有所调和, 但仍有三部法典编纂完成, 这就是 1843 年和 1851 年两部带有“中世纪法书特征”的刑事法典和 1858 年 (一说为 1857 年) 以法国 1810 年刑法为蓝本编纂的“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均是无与伦比的现代的”法典^②。在民事立法方面, 尽管困难较大,

① 西方学界有学者认为迈赫马提·埃明·阿里去世标志着唐兹马提时代的结束, 但学界一般把该时代推延到 1876 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② 参考 Niyazi,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PP161 - 164;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奥斯曼帝国与当代土耳其史》)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V01, II, PP118 - 119。

但在 1869 年仍有一部多卷本的法书已开始着手编写了。它是在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哈尼法学派学理基础上进行的, 由 Di-van-ı Ankâm-ı Adliye (1868 年组建, 由埃赫马提·杰乌德提负责, 后名“司法部”) 主持, 而不是由 Seyhul-İslâm 主持, 因此遭到后者的不断阻挠, 以致于 1888 年终止工作, 有关家庭、婚姻及继承法未能编写完成。总之, 以上所述法典编纂与颁布过程的意义在于: (1) 它把 Seyhul-İslâm 排除在了编纂过程之外; (2) 把立法改革直接引入了伊斯兰教法之中; (3) 并在此基础上, 初步建立起了与之并行的世俗法律体系, 这向最终废除伊斯兰教法迈出了第一步。

与世俗法典的编纂与颁行相辅相成的, 是一整套世俗法庭的建立。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 奥斯曼与外国商人在处理他们之间的案件纠纷时, 就曾通过建立混合商会的方式来进行, 1847 年以后, 又改由混合法庭来处理。1860 年颁行的商业法典曾规定这类法庭直接归商业部管辖。到 1869 年, 世俗法庭体系的建立便初告完成了, 这就是所谓的 Nizamiye 或 Adliye^① 世俗法庭体系, 它自然归司法部管辖。它的体系结构是: 最基层为 nahiye (区下一级行政区划) 长老会, 其上逐层为 kaza (区)、sancak (县) 及 vilayet (省) 等级别法庭。各类商业、刑事和民事案件均可在这些法庭中审理, 这无疑大大地限制了宗教法庭 (即归 Seyhul-İslâm 管辖的传统法庭) 的权限范围, 因此, 也向最终废除宗教法庭迈出了第一步。不过, 所有法庭法官的任命与监督权, 这时仍归 Seyhul-İslâm 所有, 大概也主要在乌来玛 (Ule-

① “Nizamiye” 法庭指的是与传统法庭有别的, 建立在 (世俗) 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法庭体系; “Adliye” 的意思是在执法上本着 “公正” 的原则。

ma) 成员中的任命^①。世俗法庭体系的确立, 必然要求相应的世俗程序法的出台, 这除了 1861 年已颁行的商业法庭程序法外, 还有 1880 年的刑事法庭程序法与 1881 年的民事法庭程序法。这些法典的编纂除受法国影响外, 还借鉴了一些意大利的法律内容。总之, 通过唐兹马提时代的改革及后来一个时期的发展, 乌来玛对帝国司法领域的传统垄断权终于被打破了。

唐兹马提时代世俗化取得明显进展的另一个领域是教育。根据苏丹阿布杜勒·麦吉德 (Abdül - Mecid) 1845 年的一个讲话^②, 帝国的教育目的是消除人们的无知 (这与对当时帝国文化相对落后状态的知觉有关), 其主要途径是通过教育来传播宗教知识与实用科学。这显然为伊斯兰宗教教育体系 (Seyhul - Islâm 所管辖的 Mekteb 与 Medrese 学校体系) 的保留提供了观念基础。

新的世俗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在苏丹穆赫马提二世时代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到克里米亚战争 (1853 - 1856 年) 前, 据说已有 Rüşdiye 学校 60 所^③, 并且有了男子师范学校 (Dar - ul - muallimin, 建于 1846 年)^④。从 1855 年起, 军队也开始发展自己的世俗学校体系。^⑤ 克里米亚战争后, 世俗教育体系的发展开始加快了步伐。这时, 在伊斯兰 Mekteb 外, 教育部 (建于 1856

① 这是因为直到 1874 年法律作为一门课程才开始在世俗学校即 the Lycée of Galatasaray 学校中讲授。世俗法律人才的缺乏大概是 Seyhul - Islâm 继续享有这个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 这个讲话是在讨论建立一个教育改革机构的会上发表的。见 Niyazi,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P173。

③ 见 Stanford and Eze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107。同书另外提供资料指出, 在 1858 年, Rüşdiye 学校数字为 43, P112。

④ 另一说为 1848 年。见 Niyazi,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P175。

⑤ 军队中的世俗教育体系包括: Rüşdiye (相当于小学)、Idadis (相当于初中)、Harbiye (相当于职业中学), 其最高为 Erkân - ı Harbiye Mektebi (总参学校)。参考 Stanford and Eze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107。

年)所辖 Sıbyan (儿童) 或 İptidaiye (初级的) 小学也逐步发展了起来, 据有关资料, 到 1867 年, 帝国内已有世俗小学 11 008 所, 在校男生为 242 017, 女生 126 454^①。女子教育始于 1862 年, 到 1870 年, 也有了自己的女子师范学校 (Dar-ul-muallimat)。1869 年公共教育条例的颁布, 标志着帝国世俗教育进入了系统化的发展阶段。根据条例, 帝国实行三级教育, 包括建立在村镇的四年制 Rüşdiye 学校、建立在城镇的三年制 İdadî 学校, 以及其上省城的 Sultaniye 学校, 即 Lycée。条例还规定对 12 岁以下适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 在 Rüşdiye 学校中对男女学生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实行分开教学。1870 年, 改革家们还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但却是一个重要开端的创办普通大学的尝试, 这就是今天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 Dar-ul-funûn 的第一次开办。此外, 在帝国教育体系中还有由各宗教 (非伊斯兰教) 共同体 (Milletler) 创办的学校, 有外国传教士的学校, 以及这一时期恢复和发展的以前各类军民职业技术学校等。

唐兹马提时代世俗教育体系在打破伊斯兰教育传统对帝国教育的垄断后, 经几十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为下一个阶段即苏丹阿布杜勒哈密提 (Abdülhamit) 时代世俗教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

苏丹穆赫马提二世的改革曾引入分工体制, 削弱了伊斯兰教对帝国政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唐兹马提改革又进一步建立了

① 见 Stanford and Eze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12, 表 22: *The Progress of Ottoman Education*, 1867-1895。

② 在 19 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中, 奥斯曼帝国的世俗教育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不仅各类学校齐全, 学校数和在校生数成倍增长, 而且, 据有关分析介绍, 到 1895 年, 帝国适龄儿童中有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都接受了小学教育。参考 Stanford and Ezel, *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112-13, Tables 2.2, 2.3, 以及有关分析。

世俗法律与教育体系，突破并进入了伊斯兰教的两大传统领域，因而把帝国世俗化进程在其启动伊始便推向了发展的高潮。

宪法时代与世俗化进一步深入发展：1876-1922年

1876年12月23日，土耳其颁布了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这标志着宪法时代的来临。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迎来的却是苏丹阿布杜勒哈米提（1876-1909年）长达30余年的专制独裁统治。伊斯兰教的社会地位在其支持下似乎又获得了巩固。不过，这并未阻止住这一时期帝国世俗化运动沿着其早已确定的方向，在伊斯兰教影响之外继续向前发展。

在阿布杜勒哈米提就任为苏丹时，帝国世俗化运动在现代化大潮的强有力推动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由苏丹亲自同意颁布的宪法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取代了伊斯兰教法（*Shariat*）成了国家的根本法，并在肯定以往世俗化成果的基础上宣布了在国内高于一切的世俗法律原则。不仅如此，苏丹在1879年还发布改革令，承诺继续进行法律与教育改革。因此，在他就任期间，我们注意到，帝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设施，到19世纪末世俗教育再次获得了极大的发展。1900年8月12日终于办成了第一所大学奥斯曼大学（*Dar-ül-fünun-u Osmani*），1878年也有了世俗法律学校：*Mekteb-i Hukuk-u Şahane*。世俗法律体系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1870年建立的司法部的权限得到了扩大，新的程序法也用于刑事与民事法庭，增加了世俗法庭的独立性，尤其是将其系统扩大到了边远省份等等^①。

准确地讲，苏丹阿布杜勒哈米提时代只是在量的方面巩固并扩大了唐兹马提世俗化的成果，并且是在回避伊斯兰教现有基础

^① 参考 Stanford and Eze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P174 及以后, PP216-217, PP246-251。